

从《宋元戏曲史》思考桃花扇关目评点

钟佳乐

(江苏师范大学 221116)

[摘要]王国维先生所著的《宋元戏曲史》开启了近代对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研究的先河,虽从命名上看为对宋元戏曲的思索,但实则其中也包含了对古典戏曲理论的探索,是对戏曲与传统审美的接通。“关目”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术语之一,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内涵。在齐森华等人编著的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中,认为关目在戏曲作品中“一般指戏曲情节的安排和结构处理”,“有时也指戏曲的情节故事或情节的关键部分”。除了在戏曲中的运用,关目的复杂性也间接的决定了其在戏曲理论中的重要地位,成为衡量戏曲质量高低的尺度,结合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》在元剧之文章中的总结,思考《桃花扇》关目评点的审美意境。

[关键词]《宋元戏曲史》;《桃花扇》;关目;评点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1.06.202

王国维先生所著的《宋元戏曲史》开启了近代对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研究的先河,虽从命名上看为对宋元戏曲的思索,但实则其中也包含了对古典戏曲理论的探索,是对戏曲与传统审美的接通。戏曲评点,中国古代戏曲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,评点形态无疑存在零散、缺乏系统性的缺陷,但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紧附于作品文本展开批评,因此不仅更为丰富细致,而且更加贴近作品的文类特性。^①

评点者通过戏曲评点来抒审美取向,透露着通过评点著述的思想,主体意识高涨,包含着评点者的审美取向,也有对人物塑造的多方面探讨,对戏曲叙事以及虚实的思考,更有对作品结构、情节、文法得探索,小说戏曲评点中,“情节”“结构”和“文法”的概念不仅被频频使用,而且也被赋予叙事方法的内涵,具体表现在评点中对术语的使用和意义指向上。

“关目”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术语之一,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内涵。在齐森华等人编著的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中,认为关目在戏曲作品中“一般指戏曲情节的安排和结构处理”,“有时也指戏曲的情节故事或情节的关键部分”。除了在戏曲中的运用,关目的复杂性也间接的决定了其在戏曲理论中的重要地位,成为衡量戏曲质量高低的尺度,在朱万曙《明代戏曲评点研究》中,则是以明代戏曲评点为研究对象,认为戏曲评点的关目可以分为结构性“关目”,戏剧性“关目”和人物动作之“关目”三种,分别指代批评鉴赏手法技法,戏剧技巧的创设和对舞台效果的重视。古往今来,戏曲理论家们对关目都有着特定的要求,例如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提出的“立主脑”“脱窠臼”“密针线”“减头绪”“借荒唐”“审虚实”等等

《桃花扇》是中国古代戏曲史的一个璀璨明珠,具有丰

富的文学价值,蕴含了深刻的思想,戏曲理论家们也对此作品予以极高的关注,因此,自《桃花扇》问世以来,则出现了许多评点本,在《桃花扇·本末》中孔尚任提到“读《桃花扇》者,有题辞,有跋语,今已录于前后。又有批评,有诗歌,其每折之句批在顶,总批在尾,忖席予心,百不失一,皆借读者信笔书之,纵横满纸,已不记出自谁手。今皆存之,以重知己之爱。至于投诗赠歌,充盈篋笥,美且不胜收矣,俟录专集。”即是云亭山人评点版《桃花扇》由多人评点,但孔尚任则保留了大多数其认为贴切的点评,由此可见,此版评点本更加符合孔尚任的创作意图,思想,以及对作品的解读,同时也包含了当时主流的戏曲审美取向,而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戏曲关目的评点。

结合王国维《宋元戏曲史》在元剧之文章中的总结,思考《桃花扇》关目评点的审美意境。

一、意境之美

王国维先生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提到:“然元剧最佳之处,不在其思想结构,而在其文章。其文章之妙,亦一言以蔽之,曰:有意境而已矣。何以谓之有意境?曰:写情则沁人心脾,写景则在人耳目,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。”即先生认为元剧最精华的地方在于其意境的自然流畅。关于戏曲意境,评点中也多有涉及,云亭山人评点本《桃花扇》“哭主”中,众人在酒宴上得知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,批[胜如花]曰:千古帝王,未有博得一场痛哭者。听此曲,谁不失声?”该批盛赞[胜如花]所描写出的动人情感可感染听曲之人,戏曲中的自然浓烈的悲情流露,引发评点家的赞赏,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之写情则沁人心脾,如此才算是优秀意境。王安葵在《论戏曲“关目”》中提到:“好的戏曲关目常常是表现独特的人物关系,这种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,如

果是真实和深刻的就会有很强的感动力量”，对于好的戏曲关目的思考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，戏曲理论家们对此也颇多关注，在评点中也多有反应。戏曲是叙事文学，而叙事文学的关键任务之一便是塑造人物形象，评点依附于作品，与作品的切合十分紧密，因此，戏曲评点家们在阅读作品，带入作品时，便必然会将视角注意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中。在云评本《桃花扇》中便有多处体现。《桃花扇》虽未历史剧，但其中所描写的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也入木三分，最显著处于《入道》有批语云：两人心急、口急、眼急，千忙百乱。当侯李二人于新婚不久便匆匆分离，跨过深宫战场后，终于在南京城外的白云庵中相见时，把对对方的朝思暮想，浓情蜜意都表达在了言语动作中，久别重逢后真实自然的喜悦，别评点者敏锐的捕捉到，赞叹孔尚任通过侧面描写自然流露出戏中人物的情感。“述事则如其口出”，是戏中人物要与其所唱所念贴切，符合身份、心理和社会背景。《桃花扇》虽大都描写社会底层人物，但亦有所区别，如说书的柳敬亭，有批语云其“明眼利舌，令人猛醒”、如丑角妓女郑妥娘，有批语云其“妥娘一语，令千古美人短气”等等。优秀的意境是景情人的和谐统一，王国维先生如此认为，评点家们在评点中也如此透露。

二、俗语之用

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，王国维先生提出：“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，率用古语，其用俗语者绝无。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。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，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。此古文学上所未有也。”作为叙事文学成果的戏曲，以曲，白，科介来叙述故事内容，抒发情感，当然离不开情节与结构，好的情节安排，新奇的结构设置，自认更能引起评点家们对作品的关注，也能更好的表现出情感。在李渔的《闲情偶记》中提到““机趣”二字，填词家必不可少。机者，传奇之精神，趣者，传奇之风致。少此二物，则如泥人土马，有生形而无生气。因作者逐句凑成，遂使观场者逐段记忆，稍不留心，则看到第二曲，不记头一曲是何等情形，看到第二折，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当。是心口徒劳，耳目俱涩，何必以此自苦，而复苦百万亿之人哉？故填词之中，勿使有断续痕，勿使有道学气。所谓无断续痕者，非止一出接一出，一人顶一人，务使承上接下，血脉相连，即于情事截然绝不相关之处，亦有连环细笋伏于其中，看到后

来方知其妙，如藕于未切之时，先长暗丝以待，丝于络成之后，才知作茧之精，此言机之不可少也。所谓无道学气者，非但风流跌宕之曲、花前月下之情，当以板腐为戒，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，亦当抑圣为狂，寓哭于笑，如王阳明之讲道学，则得词中三昧矣。阳明登坛讲学，反复辨说“良知”二字，一愚人讯之曰：“请问‘良知’这件东西，还是白的？还是黑的？”阳明曰：“也不白，也不黑，只是一点带赤的，便是良知了。”照此法填词，则离合悲欢，嘻笑怒骂，无一语一字不带机趣而行矣。予又谓填词种子，要在性中带来，性中无此，做杀不佳。人问：性之有无，何从辩识？予曰：不难，观其说话行文，即知之矣。说话不迂腐，十句之中，定有一二句超脱，行文不板实，一篇之内，但有一二段空灵，此即可以填词之人也。不则另寻别计，不当以有用精神，费之无益之地。噫，“性中带来”一语，事事皆然，不独填词一节。凡作诗文书画、饮酒斗棋与百工技艺之事，无一不具夙根，无一不本天授。强而后能者，毕竟是半路出家，止可冒斋饭吃，不能成佛作祖也。

文学分为雅俗，自古文人大夫多看不上俗文学，因此在古代文学中多用典而少见俗语，例如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玉暖日生烟”。但从元曲起，则能看见俗语的运用，这与元曲产生的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关系，《桃花扇》中也依稀可见俗语，这也引起了评点家们的关注。在《题画》的[普天乐]一曲中则用了多处叠词，如翠生生、一层层、一桩桩等，在云评本的此出则有批语云：灵心慧性，芬齿香颊。朗朗而吟，喁喁而咏，不能尽此曲之妙。评点者认为[普天乐]这出曲子内涵颇丰，吟咏后唇齿留香，倘若只是随便吟咏并不能完全的表达出此曲的奥妙。如今看来，此曲虽用俗语，但未能拉低了此曲使人灵心慧性，相反，反而使得此曲更为绝妙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国维.《宋元戏曲史》[M].百花文艺出版社.2001.181.
- [2] [清]孔尚任著；[清]云亭山人评点；桃花扇.[M].上海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.7
- [3] 王安葵.戏曲美学范畴之虚实论[J].艺术百家，2015（01）：143-150